

很久之前去台北出差做訪問，結束工作已近午夜，卻還是不能省掉去通宵營業的誠品掃書的最後步驟。記得當時陪我去書店的台灣朋友說「我想送你一本書。你一定會喜歡。作者是台灣中生代最好的作家之一。」於是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就這樣成為我最喜歡的一本短篇小說集。

吳明益的名字，對熟悉台灣文學的朋友，也算如雷貫耳，他筆下的魔術師，讓我翻來覆去思量究竟是幻念抑或真實？告別童年後早就不再考慮的問題「世間是否真有魔法？」，透過吳明益的文字幻術，化為美好謎題。這其實就是小說和寫小說的人，所帶給讀者的力量，作為一個小說作者，他有令人「相信」的獨門魔法，而作為一個關注生態與環保議題的散文作者，他的自然書寫又有精準、考據、嚴謹的一面。而倘若你有在讀他最新的作品《浮光》，更會發現，文字之外，吳明益有另一個他所沉浸的世界，叫攝影。

文=香港文匯報 吳=吳明益

### 永遠的魔術師

文：曾經您在訪問中提到過自己如果沒有成為一位作家，有可能會做生態攝影師？

吳：喜歡拍照的人開始使用相機之後，都會有段時間選擇想當什麼樣的攝影師。我剛好念研究所時接觸自然生態方面議題，那時候覺得說不定是一條可以走的路，但事實上這個工作非常辛苦，在台灣也很少人能拍生態攝影為生，對我來說我選了一條相對安全的路：在學院教書。

文：有刻意通過寫作傳達生活態度嗎？

吳：台灣在1949年國民政府接管後有點對自然資源剝削式利用，所以大概上世紀70、80年代開始，台灣污染變得嚴重，有很多作家開始寫這方面議題，我從小耳濡目染，後來自己喜歡去野地拍照後更不可能對這種情況無動於衷，這些東西就慢慢變成生活中的主要部分，包括研究的議題、自己的生活、喜歡的國外作者，通常是這個類型，慢慢形塑成自己寫作的題材。

文：但您在寫小說時又會轉入一個很「魔幻」的狀況？

吳：只要有野外經驗的人，大概都可以知道神話故事或傳說怎麼生長出來：當一個人在森林裡過夜，或者到高山上半夜只有你一個人，就什麼事都可能在你腦袋裡發生，看到一頭野豬一只貓頭鷹會把它想像成鬼魅。那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意識建立，我以前在做研究時談到過文學有三種類型：一種是保持神話形象：一條河流一個森林一種動物，它都可以為鬼為神；第二種是你對自然孺慕，第三種就是科學性認識。對我而言，經常是在這三種角色中行走。寫小說的我，比較常回到我們童年時接觸自然時不懂事的那狀態，最簡單就會推到鬼魅精靈那邊，但那是一個很棒的回憶，因為很多事是有禁忌的是危險的是讓你緊張的，不像採用科學工具面對自然，到最後什麼事都可以挑戰解決，兩種態度很不同。

文：《天橋中的魔術師》裡的魔術師真的存在嗎？

吳：通常讀者問我這個問題，我就會再講一個魔術師的故事給他聽，然後問他你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？他又會被新的故事迷惑。那就表示我故事裡的這個人是活生生的，他是真是假都不重要。在傳統中國小說中，諸葛亮是不是這樣一個人物？那肯定不是，那是羅貫中筆下的形象，關羽也是啊。有時我和學生聊天說，如果以一個將軍的標準來看，關羽是個失敗將軍，他可能武功很高，但整軍是失敗的，可小說裡面不是——這就是小說的意義，不在於什麼事情是真的什麼是假的，而是要讓你喜歡某一種活生生的人物形象。

### 很大一部分人生依靠謊言、想像跟幻想支撐

文：《浮光》之後，會重新回到魔幻現實的題材？

吳：我從小就是個愛幻想的小孩，所以對我來說那些東西不是魔幻，就是現實。像我的母親她是個非常鄉村型的台灣婦女，她相信乩童，她1921年出生，像她們那麼苦難的一代，如果沒有這種安慰根本活不到現在。無論這些神奇存在不存在。但卻就是那個時代她們的心理治療師。所以我認為人生本來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謊言、想像跟幻想去支撐下來的，沒有那部分會非常乏味。

文：對自己來說寫作算一種療癒嗎？

吳：我覺得人生如果只是你賺錢吃飯生活，OK人可以這樣過一生，但你覺得那個興奮感不存在，如果正好比如說你做的事情，可以讓你精神煥發，你就多了那麼一點點東西。我剛好就發現我寫文字時最拿手，我最沉浸其中，會興奮，會打動自己，所以我就沉下去，如果有一天我是個很會跳舞的人，那件事就會變成我人生裡很重要一個支撐點。但我不是啊，我就是寫作，對我而言，如果沒有寫作這件事，那很無聊。

### 迷戀虛構的魅力

文：台灣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？

吳：不管這個地方怎麼糟怎麼混亂，就是離不開它。

文：但並不會從特別當下現實的層面去寫台灣？

吳：我覺得在某個時代，它影響你的未來。在我現在面對的某些事情，我還沒辦法理得很清楚，但說不定未來，我有機會寫這個時代的台灣。只是我個人情感上激蕩最強烈的是童年時候的台灣。

文：又不會想要成為劉克襄那樣專門寫生態的作家？

吳：對。原因就是我有很大的講故事的衝動。講故事

文：所以至少中華商場那部分青春期的記憶是真的？

吳：我在中華商場等於從0歲到20歲左右，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文：因為對那個地標以及那些情感記憶非常留戀才會寫它？

吳：對。作家王文興先生講過一句話，具體我記得不準，大概意思是他認為人生有27歲以前的記憶就夠了，就夠你寫一輩子了——因為很多後面的記憶，或說你的待人處事都建立在那段人生裡，我覺得我小時候那個商場帶給我的世界觀會影響我的一生。中華商場是個貧民窟，各色各樣人都有。但最有活力的地方就是貧民窟，貧民窟裡一百個人有一百個夢。

文：您有兩個身份，小說作者和散文作者，處理虛構的迷宮和寫實的自然流露時，會用不同方式嗎？

吳：小說和散文是分不開的。用世界文學的觀點來看，幾乎非常難找到一個世界重要的作者他只是散文作者，但散文是中國文學中很特別的類型，我個人覺得寫小說過程中，散文是個基礎，它形成你的獨特節奏、語言方式。另外現代小說作者，必須像個博物學家，因為他都要寫，那這個時候他的散文寫作訓練就會幫助他很多。

文：攝影佔生活多大比例？

吳：攝影到目前已經變成所有人類生活必需品了，人人都有手機相機，跟我們當時接觸攝影的時代不太一樣。但從我擁有相機那一刻開始就很清楚一件事：我不可能離開它。所以我隨身包包裡永遠有一台相機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那個震動你心弦的影像什麼時候出現。

文：會有職業攝影師的自覺嗎？

吳：在台灣做職業攝影師非常困難，譬如今天哪裡發生一個事件，你不是像記者一樣在採訪時間跑去拍就好了，你最好和居民住在一起，認識小村子裡的每一個人，聽聽他們在想什麼，你才可能拍出這個小村子抗議這個事件的靈魂，那這件事情非常難做到，以至於大部分人有攝影機卻不是攝影師，比如說你拍婚紗攝影，那你可能需要認識一下結婚的這對新人為什麼愛對方，你跟他們有互動才可能表現出婚紗攝影的某種愛情的紀念，否則在我看來是很無聊的廢紙——等到他們離婚那天那一系列照片會成為最痛苦的象徵。回過頭看，拍作家也是一樣的，如果我要拍攝一個作家，我可能必須把他作品從第一本到最後一本讀過，知道談什麼話題他眼神會發亮，談到他小說裡哪個人物他會感傷，這時才算是用你手上機器跟他互動。所以做職業攝影師太艱難辛苦，我現在在台北萬華區已經拍了三年的時間，可能也會一直拍下去。

文：之後很想寫的比較歷史性的主題嗎？

吳：我現在在寫一個長篇小說：《單車失竊記》，我2007年出了一本小說叫《睡眠的航線》，寫的是台灣少年被徵去日本製造戰鬥機，那小說寫到後來，主角的父親消失了，不知道去了哪裡，但他騎著腳踏車停到了台北一個很重要的地標中山堂的門口。

我有個讀者有天就寫信來問我那個腳踏車後來呢？其實是封莫名其妙的信——我怎麼知道那個腳踏車後來呢？但我回了信給他，說如果我生之年有時間再寫小說的話，我告訴你這個腳踏車後來在哪裡，所以它變成了這個小說的開頭——這一次的主角，20年後在ebay上面買回了這輛腳踏車，但不是偶然的，他父親失蹤之後這二十年，他不斷買同一款腳踏車，他想用各種方法把這輛腳踏車找回來。20年後他才買到，因為有賣家，就有了第一個故事：關於這個腳踏車的故事，當然這20年不會只有一個人擁有這腳踏車，我想藉由這個方式，寫台灣這二三十年來微妙的變化。

就不得不瞎掰，必須有胡說八道的成分，但自然寫作，你的讀者會很挑剔，我以前（2000年）時寫了一本《迷蝶誌》，裡面有一部分其實不關蝴蝶事，是寫到我當時拿了十塊銅板，有讀者寫信說我寫錯了，因為那時候台灣十塊是紙鈔不是銅板。像對這種細節的要求，會籠罩在你寫蝴蝶學名一個字母都不能錯的細節中……對我而言這很有意思，但寫作的主要樂趣不在這裡，而在於我寫出了一隻台灣根本沒有的蝴蝶，而且你還相信。

# 台灣中生代作家吳明益 他用文字幻術讓我相信



## 吳明益：讓你的人生變得與別不同

吳明益執教的學系，是台灣第一個有創作研究所的系。他常跟他的學生說，「由我們四五十歲這一代告訴你們該怎麼面對人生，都是騙人的，你想想看你的父母親，連你手機裡的軟體都不會用了，他怎麼知道未來搞什麼會賺錢，根本是胡說八道。」他很清楚：「我們自以為人生過了大半洞曉事情，但世界變得比我們以為的還快。」

很多人覺得吳明益的小說有魔法，但他坦言自己只是擅長讓讀者相信——寫作中如果十根柱子全是假的，讀者一眼就看穿了，但如果有三根柱子是真的，讀者就會連帶着其他七根都相信。

他教學生時對他們說人生經驗很重要，與其把幾年學費拿來讀書，不如去婆羅洲住幾年可能更好。他盡可能引領學生進入此前人生從來沒面對過的情境。吳明益帶學生在花蓮面對太平洋時就鼓勵他們去跳海；更找到在地的研究鯨豚的團體，帶學生到外海。讀詩也不會在課堂中，而是溯溪到了盡頭，再交換彼此的詩。他相信這會跟在課堂裡面上文學課非常不同。

「上一代中國作家從文革中獲得養分，更上一代從二戰，但現在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，人生無風無浪，一百個作家寫自己在夜店裡發生的事，一百個都是一樣的。所以怎麼讓你的人生變得跟別人不一樣，是對這代作家來說很重要的一件事。」

華人作家目前還沒有經紀人制度，寫作沒進入市場邏輯中，但吳明益告訴他的學生，他們未來的時代會。「寫作這件事有太多可能性了，那你要成為怎樣的作家我是不能限制你的。」但他自己心目中，中國最好的是連連科這類作家。「他一定很辛苦，他要理解那麼多人的痛苦，但寫作就是要做好一直痛苦下去的準備，才能獲得那萬分之一的可能性。」

他說，他最喜歡自己寫作者的身份，最討厭自己教書的身份——但必須要靠教書賺錢。其實他從學校辭職過三次，第一次學校建議他留職停薪一年，正好他就把當時手上的小說寫完了。第二次，另一個學校很照顧他的長輩讓他過去做了一年研究員。而今年夏天，他再次跟學校提出休假，本來打算學校沒通過就乾脆辭職，不過學校卻通過了。所以吳明益說自己「會用這一年創作的長篇，對我來說，寫作這件事很緊急，誰知道明天會怎樣呢，但你腦子裡有夢嘛，所以會很緊張。」總怕時不我待，大概也是每個珍惜寫作能量與生命的作家的通病吧。



劉國權攝